

燕山楚水

内藤湖南

禹域鸿爪记

一、出发 芝罘 渤海史论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九月五日予乘日本邮船仙台丸自神户出发 途经濑户内海、马关 八日早晨醒来 右舷所见应为朝鲜海诸岛，便问船员左舷所见一大岛为何处，答曰济州岛。

予架望远镜眺望远近诸岛，贫瘠之岛上山间，可见绿色，似为田圃，应是岛人为度日而栽培。时有聚落人家隐现于林樾之间，与我濑户内海相仿佛。白衣韩人，五五六六，举蒲帆而漕，非渔乎。将过午时 觉诸岛远去 渐离朝鲜 驶向山东。

翌日九日早晨，凭左舷望见远山，问船员岂非山东一部乎，答曰是。闻离故国益发远去，不觉欣然，此亦奇也。行驶片刻，山东成山角与白灯台明显靠近。经船员指点，得认攻击威海时陆军上岸处荣成湾^①。不思山皆荒秃，山脚下土壤呈赭色，山坡倾斜，海岸上危岩触目，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掩，似南画常见之构图，国家衰旧，如此荒凉，二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惟有痛惜。正午过后通过威海卫之前方，五时左右泊船于芝罘，即清人所谓烟台之湾中。湾中可见英国等国军舰一二艘，也有清国新造军舰二艘并列碇泊，应为姊妹舰 后闻知即为“海容”“海筹”号。夜发探照电灯 巡视湾内数哩之间，虽是清国军舰，平时景气亦好。

我船后方，有类似此地轻舟之小船随后，船上有少年吹笛，度曲虽拙，却也催人哀愁，正是：湾头烟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长。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

十日早晨七时上陆，先到领事馆访田结领事。又访郵便局长

^① 1894年日本借口清朝政府出兵镇压朝鲜东学党之乱，必须保护日本侨民，7月在丰岛冲向清朝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次年(1895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关于结束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经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高垣氏，乃同县人氏。岩村书记生详细告知由太沽到天津路线等。由高垣氏相伴，于和成泰拜访三井物产公司职员大冈氏。仙台丸预定今日正午出帆，故欲利用二三小时之短暂时间做以上访问，固不得知此地商业详情。重以自天津赴上海时为期，各自告别。

此地居留邦人约有五十人，主要人物有高桥某、吉冈某、金升洋行、华升洋行之细井某等，除高桥某以委托贩卖为业外，他者皆以将此地出产桐材输入本国为业。此地桐材之输出为自前年以来之事，去年有四万两许之输出额。输入以棉丝为大宗，去年自本国输入额达九万表，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且其输入者皆中国人，三井物产公司自今春才在试验中。

去年中由本邦入港船舶一百零七只，今年八月末恰已达同数，预计全年可望增加五成。自本邦之输入品，例如棉丝，如中国各港中不以总额，而以比率推定，则应为第一有望之地，此等概略已得闻。然欧人希望贸易繁荣之抱负甚少，日清战役以前大多已废业做归国之计，虽战役后为变化所鼓舞，仍驻足观望，前景亦不乐观。

芝罘位于芝罘山半岛北方，东有数个小岛断续围绕湾口，湾中苍波漫漫，形成一大海湾，湾内过于广阔，一览无余，似不合军事目的。然今北清良港旅顺、大连为俄国所租借，威海为英国所租借，清国军舰不得已泊船在此。此日见一艘伊国（即意大利——译者注）军舰入港，扬扬乎于清国军舰之间通过，倏忽回转而投碇停泊。值此两国纷纭不断之际，目睹此等儿戏一般举动，不觉莞尔。

市街乃所谓烟台，东连威海、宁海，为明时防御倭寇所设烽火之处。今人口有三万三千许，比所预想洁净，海山风光可谓与日本相似，但只稍嫌阔大，略无曲折，无细腻之趣者有异。风土凉燠适度，住在北清之外国人以为避暑胜地，可知其气候宜人。

芝罘山与成山俱为有名古迹，《史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沿渤

表：日本的计量单位。

海东行 过黄垂 穷成山 登芝罘 立石颂秦之德而去。又载二十九年再登芝罘刻石，即李斯小篆者也。三十七年又欲以连弩候大鱼之出而射之，由琅琊至荣成，终未发现，至芝罘始见巨鱼，射杀一鱼。《封禅书》载史皇于芝罘礼祠八神之第五曰阳主者，于成山礼祠第七曰日主者。

成山临海，居齐之最东北隅，宜迎日出。汉武帝太始三年，有行幸东海登芝罘之事。司马相如《子虚赋》有“观乎成山，射乎芝罘”之句。

《福山县志》云成山又名青城山，山前有甘泉腴田，松卉阴翳；其山背峭壁若削，下临汪洋；山梁有千户洞，中生异草。其东有数小山 或岩石 或冈阜 棋布于水面 直接崆峒岛。其西南有 嶗岩 相对 上有横石 曰石门 湖水出入其间。其西有迁乔谷 上有秦时二石刻 俱为李斯之篆 今已见毁 以上据《大清一统志》所引 就此古碑，高垣氏虽久已用心考察，惜今只有础石残存，但其石质坚致清莹，不应为此地所产。至于碑身，传言曰明代时福山知县恐有此物则招致大官游观频繁，不堪供亿之费，因窃投弃于海中，可谓片石亦绝而不现。

吾有一持论，如北欧上古开化萌芽于波罗地海之口岸斯堪的纳维亚，中国之开化亦应萌芽于渤海湾口。齐之邹衍谈天之宏远，亦由此海上思想而生。燕齐方士一时群兴，翻弄秦皇汉武于股掌之上，此思想曾得时宜，后世道教思想比之五千言道德之旨，可谓更负于此等方士所说及《楚辞》、《山海经》所传昆仑之说者多矣。秦皇求当时迁入羨门之属，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羨门子高^②等燕人为仿迂道形解销化事见于《史记·封禅书》。近日欧西史家以印度宗教为海上传来，至有读羨门为沙门者。

由此当西北，连接辽东与山东之群岛中有曰沙门岛者，连属鼉

^②五千言道德之旨：即《老子》，道家的主要经典。
羨门子高、宋毋忌、正伯侨、充尚：据称都是古代仙人。

矾、牵牛、大竹、小竹四岛 苍秀如画 地志载海市现灭常在五岛之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博物志说蓬莱、方丈；《十洲记》谓东海有不死草、还魂树，其说虽荒唐不经，然观登莱海市，楼台城郭、人物旌旗之状 瞬息而成，千态万象 非可模写者 则海中灵郁之气，泄而为奇怪瑰伟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又思我天神之来路 与任那、伽罗^① 诸国古史相互牵联，则燕齐海上思想之发达历史，亦可从一种有趣角度进行研究，如此则徐市^② 率童男女渡我邦之传说稍得有把握之解释矣。

又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攻击百济^③ 时有由成山渡海一事，时我齐明天皇(655~661年)在位，天智帝(661~671年) 犹为皇太子 因图恢复三韩 故与唐军曾交战也。至其后 明代时更有倭寇，则彼我交涉之沿革，此地方关系尤深，不思于此添蛇足之论也。

(此节为节译)

二、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会谈

自芝罘扬帆出发，经过庙岛、沙门岛以及其他星罗于山东、辽东之间 同为渤海咽喉之群岛之间 彼时夕阳欲坠 岛影若画 风力渐加 波涛稍暴 然亦不至若玄海^⑤ 之甚。

翌十一日上午八时 到达太沽冲 此处海水黄浊 与天无际 以望远镜之力仅得辨认太沽炮台。十一时有顷，与船员村山氏、并同乘客田中氏，驾中国人之舢板驶向白河口。船夫四人，随潮势，或

任那：朝鲜古国名，伽罗是任那的别名。

徐市：秦方士。为给秦始皇求长生仙药，率童男女数千人乘船入海，一去不返，有附会说他漂流到日本熊野浦，并在和歌山县新宫市南方有他的墓。
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于660年受到唐和另一朝鲜古国新罗的联合攻击而灭亡。

倭寇：14~16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

玄海：位于日本福冈县西北海域，以冬季风波险恶而闻名。

用擢 或用帆 或用棹 或曳纲 经过太沽炮台下进入河口时 早已及午后三时。

太沽炮台罗列于河口海岸，以土筑成，然所见之处薄弱，其形状之细弱，恐其实用等于儿戏矣！炮亦不似海岸炮之巨大，想盖因海上三四哩之间远浅，应无近攻，固亦无守备坚固之事。溯两岸炮台之间不到数町，船夫意恐白河迂回曲折，到达塘沽费时，延误火车时限，频频指日以手势模拟日落状而诉，遂弃舟上陆步行，彼自担我等行李而随后。途中苦力三四名，聒噪请求，遂亦令彼等担行李。此间虽仅三四清里，然曝晒于日光之下，一路树影皆无，我等不惯徒步，此时非寻常痛苦。

到达塘沽车站前邦人伊野氏之球戏场休憩时，已是汗流浹背，衣湿口渴，气息奄奄。请得茶吃，乘五时发火车，走二十七哩铁路，于午后六时半到达天津租界。

铁道为单线广轨，客车分头等二等，虽头等车亦无铺垫之物，甚为粗杂。但其构造之坚牢，似比我铁道客车有过之。手提行李不加托运，乘客各自携入车中，自行监视。曝晒于日光之下，站立在敞篷货车中之人数多于客车乘客。

一到达车站 苦力车夫麇集 为争运行李 至于涌入车中 其嘈杂难以形容，真乃中国无法无序之一贯作风也。据说如疏于监视，行李即刻被盗乃常事也。

由车站通过船桥渡过白河，进入租界。此处甚为杂沓，于烟尘蒙蒙之间，推推搡搡而行，可知监视苦力亦非易事。我等一行，与恰赴天津之伊野氏相伴，唯乞氏之指挥，幸不致迷途。

由车窗眺望左右，平芜接天，堰平如抚，不见丘陵。树木仅有杨柳，亦未成林，仅有种植高粱之田圃和上下四方皆以土涂成之人家聚落点缀其间而已。天地相接处呈黄褐色，可知尘土滚滚，连炊

日本的数量单位，一町约等于 109米。

烟飘过梁圃，亦觉沉重，不往高处上升，却向横处弥漫。虽处处可见马群，马瘦且小，有拱形车篷之旅行马车行走有趣。坟墓到处星罗棋布，土壤本来松散，再遭雨淋，往往露出棺材一角，此景虽令人心惊，然亦在意料之中。

从十一日夜到十二日访问三井物产公司、日本领事馆、正金银行支店，在三井邂逅东京大学学生、东洋青年会同志加藤主计氏。领事馆之井原真澄氏，为台湾时代^①以来熟人，受十数日以来所渴望之日本食物之饕，甚为喜悦，并面会郑领事。正金银行密友小贯氏，自上月来此，则天津东道全委托于彼矣。并访问大阪商船公司主管杉山氏，彼为视察清国航路，由上海来此，虽有意视察新开港场秦皇岛，然迫于归期，故难成行。

天津租界有所谓紫竹林者，与洋馆并峙，风格壮丽，系咸丰十年（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开设，距府城一里许。河口之腹地，竟有如此市场，实出意外。尘土甚多，比东京轻而容易飞扬。气候此月已入爽凉之时，比之东京残暑则容易捱过。因空气干燥，虽极暑之际，气温高达百十度，应为华氏温标——译者注，前后亦不觉甚苦。

居留天津之日本人闻有七十余人，有正金银行、三井、有信、樋口、武斋号等诸商店。棉丝输入今年已压倒印度棉丝，其额已达两倍，其中八分系由三井输入，经中国人之手而输入者甚少。贸易额多，而侨民相对少数。邦人地位亦甚高，与其他外国人不少异，井原氏云此为中国开港场少见之天津特色。我国租界在紫竹林与府城之间，濒临白河，河滨中国人所建住屋密集，不留寸地，其整理应需若干费用。

白河实乃关系天津租界盛衰之河流，三四年来，河流益发迂回，河底益发淤塞，从前千吨以上轮船可乘涨潮进到租界岸边，今

内藤湖南曾于1897年担任《台湾时报》主笔。

则小轮船上下进出亦不容易。大轮船乘潮仅得到达塘沽车站近旁，二千吨以上轮船亦难进。河底浚通效力如何，此一大问题，虽经各国天津侨民及清国官吏讨论，然其说纷纭，未闻有一定。

天津之为府，近代事也。明永乐二年，沿海设卫时天津亦在内。清雍正三年始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八年始升为府。然今为一居然之大都会矣，据称人口有九十万（实为四五十万乎？）其城廓却小，多数街市，概在城外。

李鸿章以直隶总督，摄北洋通商大臣，从保定移制府于此地二十余年，因致力输入泰西新文物，学校、机器局在此地者甚多。海光寺机器局使役工匠六七百人，以机器制造洋枪（即小銃）、洋码交。又有东机器局，使役工匠二千余名，专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云以洋匠为之监督。水师学堂在东机器局旁，光绪六年系李鸿章所奏请设立者。武备学堂在杏花村对河，同为李鸿章所奏请设立，定额学生三百名，即陆军士官养成所，兼学习独逸语（德语——译者注）。育才馆光绪二十一年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定，培养学生六十名，使学习英文、理学诸科。北洋大学堂，系同年盛宣怀所筹款扩充，学生定额二百名。其外有俄文馆、庐汉铁路学堂、法文学堂等，皆系近三四年来所创设者也。

天津滞留期间所遇事件中，特别应记录者为与严复、王修植、方若等之会谈，以及凭吊乡友石川伍一之事也。

石川伍一与余同乡同庚，日清战役时任军事侦探，最先死于战事。此次之游，必欲凭吊其死难处，至天津屡叩之于人，却无知之者。我记他本被枪杀于西门外，而所传其死难处照片，乃累累古坟之郊外。因于十五日午后，由租界紫竹林，至天津府城外，经过据称最繁华之锅店街、估衣街等，迂回而至西门外，由彼直向郊外行数町，穿行于社稷坛、先农坛、烈妇坟、育婴堂、施粥厂等之间。行

严复（1853—1921年）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字又陵，著名译著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等。

至人家尽处，果见不知名辈之土馒头，千百个星罗棋布，接属渺渺野色。我友从容就死情景，虽无从知晓，然追想当年，自难禁感慨溢胸。然其死后未及数年，竟无一石标其名字，使天津侨民无一人知悉其死难处，怆凄之念殊深也。

会见严、王诸人者此夜之事也，招之来我住宿处第一楼，开小宴也。此前前日即十三日，于《国闻报》馆会其记者方荻（号药雨），因问此地名士者何人哉，方氏告以数人之名，即：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也。

王修植字菀生，浙江定海人，现为北洋候补道，大学堂总办也。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现为大学堂西文教习，此人算学为清国名家也。

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温宗尧字钦夫，广东香山人，现为海关道翻译员。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是皆精通时务者也。因欲集之一堂而会晤，然《国闻报》西村氏忠告以中国人之习气，官有上下，会之一堂将有不便，故先招严、王二人，方药雨及西村、安藤虎男（以上皆《国闻报》记者）小贯庆治氏亦一同招来。

严复年齿四十七，二十年前曾游日本，十年前游学英国三年，能英语，已译赫胥黎之书，名曰《天演论》已经印行。眉目之间有英爽之气，政变^①以来，在人人钳口之际，往往议论纵横，不惮忌讳，盖为此地方第一流人物也。

王年齿四十一，容貌温籍，虽不通欧文，犹在现职，盖为才物也。方若犹三十左右人，号药雨，兼善画。

一夕所谈，多以笔代舌，固尚无暇互尽底蕴，亦足征多少怀抱

① 政变：指 1898 年失败的戊戌变法。

新主义之人人所见者，因录其要于下。

王 昨日方君告知先生游历至此 走自己的谦称 未尽地主之谊 乃承先师之雅 甚感甚歉 严君已为转约 想惠然肯来。闻先生为《万朝报》馆主笔 平日著作必富 悉有印行否 能示否？

予 平生从事报纸 著成书少 所带仅有一种 当乞贵鉴 但行以邦文 恨难得大雅批正耳 遂赠《近世文学史论》一本 别有《诸葛武侯》、及《泪珠唾珠》 今皆未带来。敢问贵邦时局 当从何处着手 方见起色？

王 政府诸公 大都毫而倦勤 必无改革之望 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但鄙邦人不学者多，见解甚短浅，恐一时犹难语此也。

予 贵国时事 尚难变法耶？

王：目前尚未能说到此，大约十年以后，列邦交逼，即使上不变，下亦必变。

予 变法亦不应轻谈 鄙邦三十年来 以变法而立富强之本 然今日观之 措置失当者 亦不复少 是贵邦志士 宜所鉴戒。但鄙邦人勇于进 拙于守 贵邦人反之。进者退之 退者进之 予意贵邦人今日之事，未遑言守成之事耳。

王 尊见甚高 去年诸君子 亦正坐知进不知退之病。

予 康、梁^① 二君，弟在东见之。康意气过锐，所以招败。开百年太平之基 务在育英 先生职已存此 望待效百年之后 勿期成岁月之间。但十数年之后，不知贵邦何状，为可虑耳。

北洋大学堂 俊髦定多 敢问学生几名 所课何事？

王 鄙堂学生 分八班 每班三十名。自入学堂之日始 八年毕业，前四年教以传通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学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 走不通西国文学 忝居此职 抱愧之至。

以外国文字教工艺、制造等学 事倍而功半 鄙邦今日 教育之

康：康有为。梁：梁启超。

法，乃坐此病，地球各国所无，鄙意教育之事，又须由广译做起也。

予译书之局，今已撤乎？

王北京去年撤，现在上海学堂尚有译局，但以其事为主者，系急功近名之人，以译武备为要，则又误也。近日严君在天津，拟设译局，已言之于北洋大臣，尚未允准也。

先生明日将赴北京，不克叙杯酒之欢，甚歉。不佞约十日后亦拟赴京，不悉先生在京有几日勾留？

予大约十数日，先生赴京，拟寓何处？

王：不佞到京后，寓潘家河沿杨宅。不佞到后至贵国使署，访求踪迹，矢野公使亦熟人也。

上面系与王菀生所谈。

严：先生何时到津？拟作几日勾留？曾到北京否？

予：洋历九月十一号来津，明日拟往北京，留京旬日，当复来此。

严声应气求，不拘形迹，先生赏及不佞，使人喜感。

予大著《天演论》，蒙方先生惠赠，已奉读，文字雄伟，不似翻译，真见大手笔。

严：因欲观者易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次，然此实非译书之正法眼藏，弟近所译《计学》，则谨守绳墨，他日成书，当以求教。

予：敝邦维新之际，最患府帑空竭，至假贷于富豪，以济一时之急。我意贵邦时事，亦复如是，敢问裕府帑有道乎？

严：国家岁入，止有此数，求其常足，主财政者，在斟酌于新旧缓急之间，既为其新，则当节其旧者。若新者日进，旧者不除，自然日形不足，此今日敝国理财之大弊也。搜括不遗，至以供无益之军政，则犹为糜财耳。如今日之兵，虽百万，无益于胜负之数也，先生以吾言为何如。（末节暗刺讥刚毅^①于江南、广东筹款之事也）

^① 刚毅（1837—1900年）：1894年曾任军机大臣，后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予：敝邦岁入，现二亿五千万圆，以贵邦十倍之土，政府所入，不过一亿余万，盖由中饱之弊，防此等之弊，岂得无策耶？

严：枵腹从公，人情所必不能者，故欲无中饱，必先由增俸始，不增俸而欲无中饱，则以欺相率应耳。

予：京中有可与谈时务者乎？

严：政变以来，士大夫钳口结舌，安有言时务者，仆不知也。今日得瞻风采，殊深喜幸，须与足下结一重翰墨缘也。

上面系与严又陵所谈，此日严来较晚，故所谈亦较少也。

翌十六日与正金银行小贯氏同赴北京，因迟误发车时间，不得已于十七日赴北京也。

三、北京 沿革 城壁观月

由天津至北京之铁道，即所谓芦津铁路，又名津京铁路，于卢沟桥连接芦汉铁路。其间由丰台车站分出一支，至北京南郊马家堡车站。马家堡距离北京外城永定门有半里多之遥，故称为永定门车站。由天津到永定门，急行列车三小时可达，距离八十英里弱，广轨复线，客车构造与塘沽天津间客车相同。

由车窗所望见外面光景，较天津附近绿树增多，满目苍莽，绕南海子（为北京南方广大之园囿）一带时，野色犹雄，时见有骆驼之群，或立或坐，一见此朔北风情，不觉我心亦振奋起来。

由马家堡乘中国马车，奔跑于沙尘蒙蒙之间。马家堡与永定门之间虽有电气铁道，然携带行李者须到永定门换乘，至不便也。

进入永定门，右为天坛，左为先农坛，红墙连绵，其间广数百步^①。中央一条大道经过年来修缮，成为宽阔之砌石道路，可达内城正南正阳门，规模宏壮，不愧为大帝国之都城也。由此入内城，

^①一步约为 1.818 米。

由棋盘街右折，到达位居又称公使馆大街之东交民巷之林氏之宅，寓于此。

据云正阳门到顶上有九丈之高，城壁构造之壮大，虽曾耳闻，今日目睹更为之惊叹。门在贯穿城壁之甬道之外，呈偃月城之形，由此外门穿过则有前道与左右二道。前道常关闭，左右二道为通路。

城中之土呈灰色，轻亦如灰，措足则飞扬，蒙蒙晦冥。步行数分时，衣服皆变灰白，如乘马车或驴、马等，则更甚，没蹄尘沙，于其行迹之处升起，人马之影皆消失于沙尘之中。但今为秋天寥廓之时，无风爽凉，乃四季最好时节也。当其春风蓬蓬，吹来无限平野，天色朦胧，日光为之赤红如血，即使密闭于室内，亦难防尘沙纷入。因风土干燥，虽寒暖共烈，但感于人身者少，亦非不适于健康之土地。但悸于尘沙，自减外出，故在留邦人大抵无不诉其不快也。

正如严又陵在天津曾告吾，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敢出气息者，故在北京不得可与会谈之人。据在留诸氏之言，政变前翰林院人人喜与邦人往来，今全阻绝，尽避会面。朝廷排外热尚时时发作，事情甚不明朗，报纸所传，多揣摩之谈，殆难措信。欲与李鸿章会面，因手续极为麻烦，亦实无补乎清国将来之命运，故于此地会见中国士人一事，先自断念，决定暂为长城之游也。

按今之北京，乃辽金元以来之故都也。辽太宗会同元年，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筑都城。在今之城西南，周三十六里，门有八，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晋，北曰通天、拱宸。

宋徽宗宣和年间时改名燕山府，府城周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四尺者，九百一十座，濠绕三重，开八门。

金贞元四年，废主亮幸此地，称燕京，改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命增广都城，周七十五里，门有十三。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显华、彰义，北曰会城、通玄、崇智、光泰。

元世祖至元四年，于旧城东北，改筑都城，方六十里，有十一门。正南曰丽正 南之右曰顺承 南之左曰文明 北之东曰安贞 北之西曰健德 正东曰崇仁 东之右曰齐化 东之左曰光熙 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九年名曰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门皆筑城 造吊桥 以为守御。

明洪武初年 改名北平府 于都城之北 缩小五里 东西之北二门 废光熙、肃清 余九门仍旧 寻改安贞为安定 健德曰德胜 崇仁曰东直，和义曰西直。永乐七年，为北京城。十九年营建宫殿成，乃拓其城，周围四十里。正统二年修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曰正阳 文明曰崇文 顺承曰宣武 齐化曰朝阳 平则曰阜成。

清朝鼎建，九门之名仍旧，以城内定为八旗居址。其形殆方形 以石为基础 以砖为筑之 中实以泥土 高三丈五尺五寸 雉堞之高五尺八寸，址厚六丈二尺，顶阔六丈二尺，周四十里相当于我六里余。城门之上有谯楼，壁之四角有角楼，皆覆盖绿琉璃瓦。

明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亦曰罗城，曾规制为围绕原内城四面 周长七十余里之大城 因为工费重大 故只包南面 转抱东西角楼。有七门 南曰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 东曰广渠门、东便门 西曰广宁门、西便门。四十一年，添筑七门甃城，至四十三年六月而成。高二丈，雉堞高四尺，址厚二丈，顶阔一丈四尺，长二十八里，即我四里二十五町余也。

皇城在内城之中，方形，周十八里（一面之长为我十一町五十间也），墙高一丈八尺。墙壁涂以朱色，覆盖黄琉璃瓦。正南云大清门 稍北有长安左门、长安右门 东曰东安门 西曰西安门 正北为地安门，旧曰北安门者，顺治九年改也。大清门内曰天安门，天安门内又有重门，曰端门。端门内左为阙左门，右为阙右门。大清门乃三阙，飞檐重脊。天安门乃五阙 上覆重楼 环以金水河 上架五座石梁。

紫禁城又在皇城之中，方形，周六里（南北相当于我六町三十

三间余 东西相当于我八町二十四间余)墙高三丈 雉堞高四尺五寸。墙壁皆涂以朱色，以红瓦覆之。南面之门曰午门，其左右为左掖门、右掖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神武门。

《辽史·地理志》载皇城在南京析津府西南隅，大内之门曰宣教，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西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后改宣教为元和；左掖为万春，右掖为千秋门。

金时宫城周九里三十步，天津桥以北曰宣阳门。过门有两楼，曰文曰武，转过文之东曰来宁馆，转过武之西曰会同馆。正北曰千步廊，东西相对，廊之半各有偏门，向东曰太庙，向西曰尚书馆。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高八丈，有五朱门，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城正东曰宣华，正西曰西华，北曰拱宸。

元宫城周九里三十步，有六门。正南曰崇天，崇天之左曰星拱，右曰云从。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厚载，有四角楼，据宫城四隅。

明初于元皇城旧址建燕王府，即今之西苑。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距旧宫一里许。其时因在东华门外，临近民居，喧嚣之声，达于禁御。宣德七年，乃加以恢廓，移东华门于河之东，移民居于灰厂西之隙地。盖皇城自辽金以来，递经改徙，至元明二代，制度乃备。

金时都城残壁，在今右安门西南二英里许处。颓残土壁，高二丈至三丈，南北凡二英里，向东延伸亦二英里许也。盖仅为其西南一隅，如此推算则其周长应为七十五里，远较现规制宏大，似较元时都城亦大，可知海陵王好大喜功。

元之规制亦较现制大也，马可·波罗记之为大汗之城。元都城残壁，在今之城壁西北隅稍北处，向北延伸一英里半许，转向东延伸四英里许，与今之北面城壁平行。更转向南延伸一英里半许，接今之城壁东北角，此西南城壁中段，存当时门址，绕半月形女墙，内

有小寺观，恰似今之门形，以上为都城沿革大略。

此行虽预定于长城观中秋之月，因故延长一日出发，遂于赴长城前夜，在北京城过中秋节。此日访古城贞吉氏谈话，因提议城壁观月 筑紫辩馆之中村氏调制酒肴，一同者为古城氏、《大阪每日》之安东氏、筑紫之中村、伊藤二氏并小贯氏及余。

由崇文门城壁台阶，交给守者少许钱，便允登阶。时月已高离外城之壁，平日多尘之空气，值此仲秋亦澄净清洁，白昼熏黑污陋、沙没车轮之市街，此时若冰清玉洁也。城壁每三百码^①有一拓宽之处，名为扶壁。

余等于崇文门东面约第五个扶壁之隅，雉堞破损之处铺毡设筵。城壁上虽皆铺设砖石，然杂草茂盛，没过人头，甚至生有高达数丈之树木。城外濠水映照月光，处处人家灯影稀疏，透过如烟杨柳，隐约可见三四中国人徘徊于濠边，哼着小调。眺望过去，难以想像此都城今为君临四亿生灵之大清皇帝居城，无限凄凉，不觉泪下。中途陇川海军中佐亦来聚会，过十时乃尽欢而就归路也。

四、长城 明十三陵

二十四日早晨余与《朝日新闻》上野鞅鞅及小贯氏，以寓所主人林氏为向导，骑驴自北京出发。横穿东长安街，由东安门进入皇城内 傍紫禁城墙向北行 穿过城墙 于林樾绿浓之山丘上 见二三亭榭 黄瓦丹柱如画 即所谓景山 又名万岁山 阴崇祯帝于李自成之乱时节，留哀痛之诏而自缢之处也。又名煤山，闻丘之内质，皆积煤炭而成，乃一旦有事都城被围时之准备也。然观一朝有事，崇祯帝鸣钟朝百官，却无一人来朝；近者又有咸丰时英法联军侵入，皇帝急忙出逃热河之例，则煤炭之准备又有何益乎！此当大内北

码：1码=0.9米。